

## 萬里投荒。遠赴南美

大陸河山變色，舉世擾攘不寧，一代畫苑鉅子在香港栖皇皇待了半年，天下之大竟無他安身之處，抱着逃難避秦以及尋找世外桃源的心理，終於選定了當時尚稱安定的南美地區。他決定前往南美定居的理由有以下四端：

第一、南美地廣人稀，一切尚在待開發階段，受到文明的污染最少，是惟一跟「共產主義」扯不上關係的乾淨地區。

第二、待在香港時常會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干擾及影響，回到臺灣又會在親友濃郁的熱情包圍之中，而少有自己的時間；遠適異國偏遠地區，可以隔絕繁華，避免應酬，能於寂寞之鄉，深思熟慮，施展功力，多作幾幅足可垂諸永久的繪畫。

第三、可以藉機把中國的藝術介紹到西方世界，不可否認的，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與接受仍然有待加強。一般人不是抱着深不可測的眼光來看東方的藝術，就是以鄙視的態度完全加以排斥；必須要有饒而不捨的精神，拿出一些够份量的東西，才能使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後自然而然在刮目相看的狀況下，方能予肯定的評估。

第四、是中國的歷史名蹟、書畫墨寶、古玩器皿，在衰落與戰亂中流傳海外者不在少數，可以因便訪

求，即使不能合浦珠還，至少也可以收到觀賞摩挲的機會。

主意既定，隨即展開行動，抱着淒其黯然的心情，忍痛割愛，以兩幅在北平購進而愛如至寶的「瀟湘圖」與「韓熙載夜宴圖」，賣了兩萬美金。像是西入敦煌一般，進行了充份的準備，諸如各種繪畫用具及一應衣物，裝滿了百隻大箱，帶着全家大小，還有黑白猿六隻、名犬四隻、波斯貓八隻，雖說是投荒逃難，但氣魄仍然十分驚人。

### 裴隆夫人待作上賓

目的地是南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。該地在南半球，與香港的季節恰好相反，張大千一行是民國四十一年初秋前往南美的，當地却正是暮春時節，太平花燦爛似錦中，他們翩然蒞臨；報紙騰載，電臺傳播，一下子這位中國美髯畫家便成了熱門人物，不久以後還獲得當政者的青睞，由最具實力的裴隆夫人親予接見慰問呢！

雖然有充份的理由遷居南美，但是張大千仍然抱着觀望的態度，自擬為秋去春來的燕子，並沒有作長住久安的打算。他在風景秀麗的曼多瀾地方，租賃了一所極大的花園洋房，題名為「昵燕樓」，寓有暫時寄居的意思。

「昵燕樓」雖在都市之郊區，却無煩囂吵雜的困擾，且饒園林清幽之勝。庭院中花木扶疏，青蔥一片

，松柏交柯，楊柳垂綠，鮮花盛開，好鳥枝頭。尤其是當地緋紅如火的夾竹桃與層層疊疊的太平花，把兩畝大的園子點綴得花團錦簇。而且氣候適宜，干擾盡去，很快的張大千便在「昵燕樓」中安定了下來，他曾畫過一幅「移居圖」，並有一首七律題畫詩云：

且喜移家深復深，長松拂日柳垂陰；  
四時山色青宜畫，三疊泉聲淡入琴。  
客至正當新釀熟，花開笑請老妻簪；  
近來稚子還多事，黯綠篇章學苦吟。

這幅畫是民國四十二年初春畫的，題畫詩後並有跋云：「移家南美曼多灑昵燕樓，偶賦此詩，錄寄寒弟臺灣，餘興未已，更作小圖於後。癸巳春日。」這幅畫是專門畫來送給他的宗弟張目寒的，以詩與畫報告他移家南美的狀況，從而也可以看出他對該地自然環境的滿意，以及怡然自得的平靜心情，畫面及詩意更充滿了濃郁的天倫之樂。張目寒把這幅「移居圖」拿給溥心畬看，這位已入晚景的舊王孫感慨繫之，也在畫幅上題了一首七絕云：

莽莽中原亂未休，道窮浮海尚遨遊；  
夷歌卉服非君事，何地堪容昵燕樓？

## 由阿根廷再遷巴西

遭逢離亂，承平難期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的書生型人物，遙想當年在故都北平的悠遊歲月，南張北

薄，惺惺相惜，詩文酬唱，合繪畫幅，給藝壇留下了不少佳話，如今時移物換，都只能在夢裏去追尋了。果然像是燕子寄居玳瑁梁上一般，只是短短的一年時間，又應了溥心畬「何地堪容呢燕樓」的詩句，張大千舉家又遷往巴西去了。

看來阿根廷祇是他移家南美的踏脚石，巴西才是他真正打算久居的目的地。在阿根廷時就近連絡上了許多僑居巴西的朋友，大家把巴西說得像一朵花似的，什麼風光秀麗啦！氣候溫和啦！地大物博啦！治安好啦！華僑衆多啦！以及居留權易於解決啦！凡此種種尤其是其中最後兩項，頗能扣緊張大千的心弦；因為他在阿根廷住了一年，但居住權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，其次他總不能一天到晚盡是同黃頭髮、藍眼睛的人打交道，他多麼希望在異國的土地上，能多看到一些自己的同胞，聽到一些熟悉的鄉音，因此決計再遷巴西。

當時巴西正在竭誠歡迎外來移民，共同協力來開發這一塊「旺地」，居住權根本不成問題。在許多朋友的慫恿及邀約下，遂有巴西之遊，透過友人的物色介紹，他走馬看花似的看過不少地方，最後終於在距離聖保羅七十五哩的地方，看中了一處樹木蒼鬱，河流環繞的山谷平原；風物酷似成都平原。原來是一位義大利藥房老闆的柿樹園，大約有巴西畝六畝半，約合二百七十華畝，差不多等於二十七甲，整個是密密麻麻的柿子樹林，另外還種了二千多株玫瑰花，恰好這位義大利籍的老闆要回國定居而急於出售，張大千便立刻買了下來。

## 摩詰鎮邊建八德園

說來也真是巧合，甚至是命中註定似的，張大千的故鄉一帶古時就稱為「巴西郡」；而這座山谷平原的出口處有一座美麗的小鎮，讀音與王維的字摩詰一般無二，索性便譯為「摩詰鎮」，使他能產生親炙古人的感受；另外鄰縣的讀音又近似「蜀山樂」，更慰藉了他不少鄉愁。他曾有一首小詩云：

不見巴人作巴語，爭教蜀客憐蜀山；  
垂老可無歸國日，夢中滿意說鄉關。

在阿根廷他是賃屋而居，事實上他以往在上海是借住在李三小姐的府上，在蘇州是借住在「網師園」中，在北平是借住在「頤和園」內，在敦煌是借住在「千佛洞」中，在青城山是借住在「上清宮」裏，在大吉嶺、香港也都是賃屋而居；他一生未治房產，彷彿都像是過客一樣無牽無掛，但是此番却買下偌大一塊土地，準備生平第一次的大興土木，起造園林了。

張大千的理想是要建築一座純粹中國式的花園，除了中國傳統式樣的房舍以外，要有假山、池塘、松林、梅園、奇石、曲徑、小亭、叢竹，以及四季輪番盛開的花草樹木，還有各種各樣的盆景點綴。他不惜工本的從臺北、東京和歐洲運來花樣繁多的花木、奇石、盆景，也多虧巴西政府的通融，都說這些是張大千繪畫的標本，因此才能順利的運進摩詰鎮的山谷平原中來。

砍伐了大多數的柿子樹，更將二千多棵各色品種的玫瑰花連根清除，另植梅花、芙蓉、杜鵑、菊花、牡丹、秋海棠、翠竹、松柏等，都是東方的品種；古拙突兀的奇石，有些還是從橫貫公路天祥段的深澗中移去的呢！

待至一切大致就緒後，命名為「八德園」，池名「八德池」，取義於佛經中的「八德功水」，又名「五亭湖」，因沿湖築有五座小亭。其他尚有筆塚、梅林、松林、荷塘、喚魚石、下棋石等勝景，構成了一座美輪美奐，充滿了中國風味的園林。張大千為什麼命名該地為「八德園」呢？意義大約有下列幾項吧！

第一、開門見山最容易使人聯想到的，當然也就是我國傳統的「四維八德」了，所謂「八德」也就是「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」。以「八德」命名，顯示雖然身居異域，無時或忘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。

第二、該地原為柿子園，有柿樹一千多株，古稱「柿有七德」，據「酉陽雜俎」載：「柿有七德：一壽，二多蔭，三無鳥巢，四無蟲，五霜葉可翫，六嘉實，七落葉肥大。」張大千發現柿樹的葉子泡水吃了可以治療胃病，因之再加一德而為「八德」，因以「八德」命名以示懷舊也。

第三、「莊子」齊物論云：「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爲是而有眇也。請言其眇：有左有右、有倫有義、有分有辨、有競有爭，此之謂八德。」以「八德」命名，正表示了主人明辨是非、積極進取、堅守原則、勇往直前的人生態度，以及有爲有守、立場堅定的觀念和立場。

第四、是張大千排行第八，親近的朋友都稱他爲「八哥」，晚輩們稱他爲「八叔」，世俗則稱他爲「八爺」，「八爺」居「八德」，不是很有意義嗎？

在二百七十畝的「八德園」中，闢了一個三十畝大的池塘，蓄魚植荷，使這座偌大的園林突然的活潑了起來，溪水引不進來，自來水更不可能，因之這座命名爲「八德池」的水源就只有依賴老天幫忙了；許久不下雨，池水便會乾涸，有一次居然三月不雨，張大千爲之憂心忡忡，一夜忽然大雨滂沱，枕上聞之，喜不自勝，清晨披衣起床，披案揮灑了一幅「喜雨圖」，並題詩云：

三月晴乾無好壞，扶筇日日覓花開；  
夜來一雨簷綿甚，更有山櫻怒破蕾。

在「八德園」中的生活方式，大約就是張大千心情最爲平靜的一段歲月，平日吟詩作畫，種竹蒔花，遊興大發時便外出雲遊，買賣古畫，舉行展覽，臺北、東京及香港經常能看到他美髯長袍的踪影。舉凡遇到古畫出售，尤其是故家舊族有大批字畫出籠時，張大千每每隨風而至。據薛懸山曾記陪張大千看畫云：「他的記憶力與領悟力確是驚人的，甚麼畫都祇要一看畫頭，立刻可以斷定其真僞，舊時在何處見過，有什麼題跋印鑑；等到打開畫一看，果然絲毫不爽。有一次陪他老人家半天看了五百幀畫，其中挑出了真跡不過百一。」雖然他看過無數幀古畫，但他售去的「瀟湘圖」再也看不到，因而曾感慨爲詩云：

不裁粟芋不栽桑，整個陂塘一頃方；

修竹萬竿塵隔斷，老夫胸次有瀟湘。

「八德池」畔建有五座亭子，因此又名「五亭湖」。清晨薄暮，張大千經常攜猿帶狗，拄着他的「方竹杖」繞湖散步。夏秋之間巴西多雨，經常是烈日當空，一霎時烏雲四合便下起雨來，這五座亭子散布在池邊四周，憑經驗選地築亭，以作爲歇脚避雨之所，並可觀賞山園驟雨奇景；是時也，遠遠近近一片空濛，似煙似霧，朦朧靈奇，於是心有所感，意有所適，便以潑墨及潑彩的方式渲洩於畫紙之上，成爲一種嶄新畫風。他的潑墨山水，就是在「五亭湖」畔避雨時捕捉到的靈感。更有題詩云：

老夫夜半清興發，驚起妻兒睡夢間；

翻倒墨池收不住，夏雲湧出一天山。

### 靈池盈涸關係裕拮

從張大千在巴西定居以後，前後達十七年之久，前兩年忙着經營他的「八德園」。從民國四十二年起的陸續在臺北、東京、巴黎、布魯塞爾、雅典、馬德里、日內瓦、新加坡、紐約、曼谷、法蘭克福、倫敦、聖保羅及香港各地開過多次畫展，賣畫的收入頗豐，全部投入「八德園」的陸續構建及充實之中，前後據說高達美金近二百萬元呢！

另外張大千還有一項特別的絕活兒，那就是對破舊不堪的古畫，憑其慧眼以賤價購得後，交由他一手



調教的裱糊高手——日本黑目堂主人，運用奇特精細的手法重新裝裱以後，加上題跋，便能賣到很高的價錢。據說這些意外之財的獲得，往往與「八德園」中「靈池」的積水漲落有關，說來簡直形同神話。

「八德園」中另有一座水池，清澈見底，游魚可數，一雨則盈，久旱則涸。而且池水的盈、涸與張家的經濟狀況不謀而合，池水滿盈則家用豐足；池水乾涸見底則阮囊羞澀，捉襟見肘矣！由於這座水池如此靈驗，遂命名為「靈池」，張大千堅信不疑，張家大小也都非常相信。正確說來，「靈池」象徵的意義，大約是指意外之財的獲得吧！所謂「意外之財」，指的就是買賣古畫的利潤，這些都是事先所無法估計的啊！

張大千非常相信命運及徵兆，他曾繪過一幅「靈池圖」，是頗用功力的一幅傑作。有一次雲遊香港時，曾向易君左盛稱靈池的故事，易君左曾撰「大千與靈池」一文刊諸報端云：

余友蜀人張大千，畫名震當世。客巴西，於庭前鑿一池，旁雜植花木以為清賞。豪雨則池水盈，大旱則可見底，任之而已。大千於畫為曠代奇才，生平輕財重義，視人間名利如敝屣，而揮霍之巨，傲視王侯，窮困之極，猥同乞丐，余友馮若飛嘗以「貧無立錐，富可敵國」二語稱之。近數年舉家遠涉萬里外，耗用繁劇。所奇者，其貲財之有無豐嗇，一視池水之容為準；盈必裕如，縮則見肘，枯則無隔宿之糧矣！試之靈驗。大千頃飛港見余，笑曰：「丙子寄吾書，謂吾行時，僅留數十元美金，今將竭矣，奈何？並附述家中瑣事，謂池水又盈。書來時，吾已匯六千美金去矣！」

余謂大千曰：「然則果池之靈耶？夫高山大海之雄闊，日月雲霞之輝燦，珍禽異獸之繁殖，春蘭秋菊之芬芳，此宇宙萬物之靈也，而胥集於君之一身，發而爲繪事，則顧吳玉擁鑿於前，童巨閼荆執帚於後，五百年來，一人而已！夫以吾中華人物之美，隱之於巴西；復以吾宗邦藝術之精，靈之於異域，蓋藉一小池而顯耳。夫水之盈枯何足計，錢之得失何足慮，君之心襟，誠如東坡所云：『明月清風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』是君之所得於天爲獨厚，亦天之所望於君爲獨殷耳，大千勉之哉！」乃相與握手大笑。

### 畢卡索忙穿衣相見

在巴西「八德國」居住的十六年中，張大千平日足不出園，埋頭作畫，養精蓄銳，作進軍世界畫壇的準備。民國四十五年在東京舉行的盛大展覽，引起了當時正在東京旅遊的巴黎羅浮博物館館長薩爾的興趣，於是不久以後，張大千便被邀至巴黎，帶着三十幅精品，生平第一次踏上藝文薈萃的花都巴黎。這一次畫展非常成功，其中的一幅「秋海棠」被國際畫協推選爲全球最偉大的畫家傑作，中國繪畫總算是透過了他的努力，打贏了漂亮的一仗。

就在他流連於巴黎期間，曾抽空到坎城附近的尼斯港去會見法國藝術大師畢卡索，這是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事。在豔陽高照下，張大千夫婦到了面對地中海一座城堡式別墅，夏天裡這位西方的畫聖在家裡是從不穿上衣的，僅穿一條短褲便在屋裡屋外忙來忙去；這天因爲有徐雯波夫人與張大千一同前來

，爲了尊重女士，所以破例的穿了一件條子花紋的襯衫，而且也穿了長褲及皮鞋，殷勤的招待他們在畫室落坐，並捧出他的五大本中國畫作品，請張大千指教。

張大千一看便了然他學的是齊白石的一路畫風，簡簡單單的幾筆勾勒，雖然顯出他線條方面的功力，然而中國繪畫講求的「墨分五色，層次互見」，畢卡索是辦不到的；實在說來應該是屬於濃淡不分，難成氣候的作品。

張大千委婉的解說中國繪畫首重精神及意象，不必過份追求形似，畢卡索頻頻點頭，也發表了一段驚人的論調。

畢卡索說：

「不要說法國巴黎沒有藝術，整個西方、白種人都沒有藝術！」繼而補充說：「真的，這個世界上談到藝術，第一是中國人有藝術，其次是日本的藝術，當然，日本的藝術又係源自中國；第三是非洲的黑人有藝術，除此而外，白種人根本無藝術。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，就是何以有那麼多中國人、東方人要到巴黎來學藝術？」

畢卡索平生不喜拍照，那天在徐雯波夫人的請求下，在古堡庭院中，高高興興的與張大千夫婦拍了不少照片，後來歐美報刊對東西兩個藝壇大師的會晤，都以圖文並茂的巨大篇幅大加渲染，稱之謂「中西藝術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代」，至此張大千的大名才在西方世界響亮起來。

## 功成名就心情蕭索

張大千移居南美的各項目的都一一達到了，埋首作畫，不受干擾，使他繪出了許多不朽的作品；多次出遊，或收購、或觀摩，與散落海外的古人名跡有太多接觸的機會；最重要的還要算是經由他的努力，把中國藝術堂而皇之的介紹到西方世界。時光荏苒，十多年過去了，民國五十七年張大千七十大壽時，曾感慨之的畫了一幅自畫像，並題詩云：「七十婆娑老境成，觀河直覺負平生；新來事事都昏瞶，只有看山兩眼明。」心情的蕭索躍然字裡行間，何以在功成名就之時會有如此落寞的心情呢？那是因為他費盡千辛萬苦經營的「八德園」，就要忍痛放棄了。

